

風雷小記

林 遐著



风雷小记

林 遐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南路43号)

广东省报纸、期刊、出版社登记证版字第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统一书号: 10111·512

书号: 1867·787×1092 1/36·4 5/9印张·1 插页·60,000字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定价: (6)三角八分

內 容 提 要

这里收集了散文十八篇。作者用抒情的笔調，从生活的各个側面抒写和謳歌了祖国的变化、大跃进时代的面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以及人与人之間的新的关系等各种新社会的美好特征。作品洋溢着政治激情，充滿着生活气息；有較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装帧插画：林琬崔

我贊美

祖国的

现在，

但三倍地贊美——

祖国的将来。

——馬雅可夫斯基



目 录

第一輯：大海

大海	2
海滨城市	8
水兵的梦	14

第二輯：旅途集

司机	22
小旅館	27
姐妹	34

第三輯：小城的欢乐

小城的欢乐	44
涉暮怀人	50
不沉的湖	55

第四輯：家事集

寻铁记	62
碎鸡记	69
辞职以后	81

第五輯：万岁集

革命的激情	92
公社万岁	96
难忘之夜	112

第六輯：风雷小記

插神記	120
风雷小記	129
激流万里	135

后 記	157
-----------	-----



大 海

大 海

早晨，一醒来，睁开眼睛就看见万里无边的大海了。

是你，这样辽阔，这样深邃，这样激越，这样自由。

我们是阔别了十几年的老朋友了。没错，你一切还都是老样子。

昨天夜里，你把我从梦中摇醒了，你为什么发怒呢？你想把我们的船掀翻吗？你想把我们的船吹出它们的航线吗？你想把我们吹到一座遥远的荒山上去做鲁滨逊吗？

不，也许你想把我的小房仓的门扉敲打开来做客吧？你敲打着，用你的特有的规律的声响，用你千万只白色的手掌。你是那样的执

拗，你是那样的不肯罢休。还是以前那样的老脾气呵！

我正在做陆地上的梦呢，你就来了。你把我的茶杯从茶几上摇落；你把我的衣服从衣架上摇落；你也想把我从我的床上摇落吧？嗨，你未免太没礼貌了。

我从床上起来，爬在窗口，掀起窗帘，往外看你。你浴在月光下面，象万条银蛇，飞舞奔窜；你把你珍珠一样的水粒摇到仓面上来。我多么想打开窗子，打开门扉，走出去，站在月光下，和你会晤呵！可是，你在发脾气，摇的我的心紧紧地。我只能在房仓里小声儿，无限深情地向你说一声：呵，我们又重逢了！

海，我的老朋友！你使我想起很多事情。你使我想起了我的充满了屈辱和愤怒的苦难的过去。

十几年前，我才十几岁，我跟着老板航行

在你的怀抱里，到一个半島上去求生存，去找出路。他坐在头等仓里，而把我象貨物一样，放在甲板上的布棚下。我还記得，在船靠上一个口岸时，一个老父亲带着一个小姑娘到船上来卖唱。老父亲拉着凄厉的胡琴，小姑娘用顫抖的声音在唱：“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臥……”她的年齡多么象我的年齡呵，她的声音里的“泪”多么象我眼里的泪呵！我不知道为什么竟失声地哭了起来，哭的那样悲哀，那样不能抑止。我在哭什么呢？我在哭我的遭遇吧，我在哭我的渺茫的前途吧，我在哭我远离开母亲和故乡吧，也許在我的小小心灵里，在哭祖国的貧困和人民不幸的命运！

在船上，成天落着雨。你为什么那么无情，总是用冰冷的手把带咸味的水掀到甲板上来；我的衣服被掀湿了，就是連头发也湿淋淋的了。可是头等仓里，灯紅酒綠，乐声悠扬，那些紫銅栏杆，擦得蹭明瓦亮的。門关得紧紧的。他們不肯打开門，怕的是我們的脏鞋弄脏了蜡油打得泛光的地板。嗨，我的老朋友，就

在你身旁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課，我的心里生长出階級的仇恨。

我又想起我的另一次航行。那时候，民族解放的烽火燃烧起来了，我再不能忍耐那奴隶一样的生活。于是，我出走了。我要通过敌占区，到自由的解放天地里去。我曾激昂地想过：或者是把生命的意义提炼到最高度；或者是把生命贡献出来，为了祖国，也为了我自己。因此，我又一次航行在你的怀抱里了。

我們几个人睡在一条船的貨仓的铁板上。大家睡不着的时候就談着各种各样使人气愤又使人警惕的事。有人說：当船靠岸时，鬼子們叫人站成一个圓圈，机关枪对准人們。一个人因为帶了一把割紙的小刀，他們怀疑这些上岸的人有“阴谋”，用机关枪把这些人統統給扫射死了；尸首扔在海里。有人說：有一个青年人因为帶着一支鋼笔，被認為有“危险思想”，被装在麻袋里扔在海里。我忍受不了这种窒息，好象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燃烧，我于是总是跑

到甲板上去看你，去看你自由的浪花，去看你磅礴的气魄。有时候，不管风吹，不管雨淋，我看着你，我思索着。我说：海呵，叫我们的国家，叫我们的民族，也象你一样的自由吧！

在船只驶入港岸以前，我把我带在身边的几本“文艺阵地”统统地撕成一条条的，扔在你的怀里。我把它們撕成一只只的海鷗，然后又一只只地放出去。我心里說：飞吧，这些自由的思想，象海鷗一样地飞吧，飞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去。

当我看到鬼子兵在岸上架着机关枪等着检查时，我上岸了。海，我的老朋友，你知道我当时多么深情地向你做了最后的一瞥。我心里想：也許是最后一次看见海了。

但是，我們今天又重逢了。当我听到你的呼嘯，看到了你的容貌时，我是多么激动呵！于是，我不能不想起那痛苦的过去。这，正是因为我們的祖国早已經象你一样的自由了，而且在一日千里地向着更高峰推进了。而我呢，

我今天是要去拜訪那些新建立起來的港口；去拜訪那擺脫了悲慘命運的漁民。我要歌頌他們。普希金沒有歌頌過他們；海涅沒有歌頌過他們；郎弗羅也沒有歌頌過他們。因為他們的天才沒有辦法超越時代。

朝陽從你和天空的縫隙中鑽出來了，它照紅了船，照紅了你的波浪，多少人帶著驚奇而又歡愉的神情來看這海上的日出呵！他們讚美着，他們歡呼着，一只熟悉的歌，唱起來了，先是孩子唱，然後大人跟着唱，最後就成了大合唱了。“東方紅”的歌聲响彻雲霄。

但是，你為什麼老是不安靜，老是这样的吵來吵去？是不耐煩我嘮嘮叨叨的敘說嗎？那麼，你講吧，溫柔一點兒，我的老朋友，在這美妙的時刻，不要講過去的悲慘，只是講今天的歡樂。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南海上

海濱城市

這是一座海濱城市，它被大海包圍着。走下一條街，就可以看見汪洋的大海。真是海天一色吶！在海天交界的水平綫上，有棕色的帆船，有銀色的軍艦，有白色的、灰色的海鷗，還有和海鷗一樣顏色的雲朵。

早晨，這些帆船，這些軍艦，這些海鷗，這些雲朵，都被太陽鍍上了一層金黃的顏色。帆船上的漁夫，軍艦上的水兵，他們的臉，他們的胳膊，也都落在金黃色的網絡里。

海與城市的交界綫是一片沙灘。沙灘上有各種顏色和各種花紋的貝殼。孩子們對貝殼已經司空見慣，不去理睬，於是貝殼寂寞地躺在那里。它做着海洋的夢，希望黃昏潮來把它

带回大海，去找寻它的伙伴。沙滩边上时不时有小船靠岸，满载着银色的鱼，青色的虾蟹，有时候也有几个金黄色的海螺。船才一靠岸，就有人担着担子抢上前去，他们把这些“海鲜”担到市场上去，供人选择。

每一天，这小城市都是从海上、从海边开始它的生活。

小城里每一个庭院里都有很多树。有相思树，有椰子树，尤加利树，凤凰树，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树。初夏，尤加利树飘散着香味，飘的满街满院都是；凤凰树开了花，开得那么热闹，那么绚烂；乍看去，这座小城象是被从天际飘落来的片片红云笼罩住了。花开得太美丽了，使人不禁想起许多缥缈的、童话一样的、带着浪漫气息的故事。

小城的花园更美。里面有无数棵象北京龙爪槐一样的小叶榕，树的叶子密得连风丝儿都不透，夜里躺在它下面仰望天空，看不见一颗星星，真象是张在花园里的绿绒一样的天幕。

天幕下面可以避太阳，遮风雨。在那里摆着石凳。年轻的母亲们把石凳做自己孩子的摇篮，忙了一天工作的人们把它作无上的憩地。假日，下班时候，石凳上坐满了人，青年人谈理想谈爱情，老年人讲古谈今。

小城的街道是异常整洁的。不是瀝青的，就是用沙滩上的沙铺成的。铺得那么厚，那么匀称，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象是踩在沙滩上往大海里走去一样。小城的居民打扫街道几年来已养成习惯，每当夜里或清晨，他们把自己住的附近打扫得异常干净，连一枚落叶甚至都不遗留。于是，凑起来，就是一条条整洁的街了，就是一座整洁的海滨城市了。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往昔。这座小城市的往昔是痛苦的。

旧社会曾给这座小城市涂了数不清的颜色。这些颜色是肮脏的。过去，这里有数不清的烟馆，有数不清的赌馆，有数不清的妓女。

而这些特殊的行业又掌握在几个有錢有势有背景的人的手里。他們象蚊虫一样，象螞蟥一样，吸取漁民的血，吞食漁民的生命，甚至比反复无情的大海还厉害。现在，所有这些都被人民的“海”冲走了。再看不出一絲痕迹。

帝国主义者曾在这里强夺掠取过。现在留下来的只是他們用人民血汗盖起来的楼房。这些洋房，有黄色的，有白色的，象是童话里的宫殿一样。现在，这些宫殿为人民所占有了。有的成了人民医院，有的成了工人俱乐部。五一节的晚上，这里曾开了舞会，参加舞会的是造船厂工人，漁具厂工人，手工业工人，干部，服务业人員。音乐是健康的，舞蹈的旋律是健康的。想起那些侵略者，压榨者，曾在这里胡作非为，再看到今天这一景象，不禁使人微笑。

人們說：最能显示这小城市特色的是黄昏，尤其是远航的漁民回来了，出现在街头的时候。